

感动人心的最暖情小说之作
曲折的意外之恋

紫小耕 著

情迷江城

恨不相逢未嫁时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情迷江城

紫小耕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迷江城 / 紫小耕著. —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 9

ISBN 978-7-218-12101-7

I. ①情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0910号

QING MI JIANG CHENG

情迷江城 紫小耕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李锐锋

特邀编辑: 戴程志

装帧设计: 蓝美华

统筹: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

执行: 何腾江 吕斯敏

地址: 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社8楼(邮编: 528403)

电话: (0760) 89882926 (0760) 89882925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编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6 字数: 260千

版次: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8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760-89882925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760) 88367862 邮购: (0760) 89882925

目 录

第一章	初来江城	1
第二章	医院邂逅	12
第三章	还是想他	24
第四章	回艾城	36
第五章	工厂管理风波	52
第六章	奇怪的买房要求	65
第七章	假离婚	80
第八章	他结婚了	97
第九章	失 恋	114
第十章	另起炉灶	127

第十一章	合同期满	138
第十二章	文粒的日记	154
第十三章	袁小雅的愤怒	163
第十四章	随 行	178
第十五章	文粒的离去	191
第十六章	冤家路窄	207
第十七章	钓 鱼	213
第十八章	李嘉梅怀孕	223
第十九章	“非典”时期的爱情	230
第二十章	小瓷扇	243

初来江城

第一章

1997年7月9日，晚上八点。

屋外雷鸣电闪，大雨瓢泼，噼噼啪啪的雨声直敲打窗玻璃。李嘉梅一个人守着偌大的房子，蜷缩在沙发上看韩剧，可那雨声却一直在敲进她的心。雨水如河流一样倾泻在玻璃窗户，似乎就要破窗而进，像魔鬼般的爪子朝她抓来……

电话铃声夹杂在雨声里，叮叮叮地响起。李嘉梅如获救星一把抓起话筒，油然想起了文庆延，心想只有他才会这么贴心地知道她此刻的孤独和害怕。

“梅梅吗？”清脆的女声响起。李嘉梅这才在脑海里切了线，换上表姐苏鸥的形象。

“姐，是我。”

“做什么呢？”

“看电视啊，刚刚吃完饭回来……嗯，你明天过来吗？好啊，好啊！好久没见你啦。”她顿时兴奋起来，表姐温暖的样子似乎从电话线另一边穿越而来。

“妈妈今天去大姐家了，大姐明天要去市里开会，妈妈去带东宝儿。”李嘉梅很专注地讲着电话，门外咚咚咚的敲门声也没注意到。

“没事。你明天来……嗯，好。医生的事，一会儿我再打电话确认，之前打过了，是可以的……”她继续说着，但隐约之间听到敲门声。

“姐，有人来了，我先去开门。噢，好的，那就这样了。拜拜。”她刚放下电话，屋外的雨声好像又忽然加大许多。昨天跟文庆延约好今天去打球，李嘉梅心想应该是他来了。然而当她静心倾听的时候，门外却寂静了。

李嘉梅屏息静气，又等了好一会儿，真的又有敲门声响。因为门铃坏了，维修的师傅说要明日才过得来，来客就只能敲门了。

她起身从猫眼往外瞄——夹着从楼梯拐角处飘进来的雨丝，文庆延穿着白

色运动装，焦急又无奈地站在门口。那一刻，李嘉梅差点感动得流泪，对他的成见蓦然消失了七八分。他一定在门外站了许久，李嘉梅想。雨声太大了，起初她根本没分辨清楚是敲门声还是雨声，过了许久才过去开门。

“哇，我脚都快站麻了，怎么才来呀？”李嘉梅果然没猜错。文庆延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埋怨，然后又下命令，“走，一起打球去。”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容人有丝毫的质疑，仿佛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下属。

“对不起，雨下得太大了，没听见！快进来吧。”李嘉梅笑着解释，因为他的及时出现而喜出望外。然而当她接到邀请，却犹豫了。屋外，大雨倾盆，介哗哗的水声充斥在耳边。

“这样的天——也去？”她犹豫了。

“若是成了落汤鸡也还有我的份儿呢！又不是真去淋雨，我们去羽毛球馆，室内的！好不好？”说完，文庆延便霸气地催促快走。

“等等，”李嘉梅快速地往屋里走去，“总要准备一些东西吧。”

她迅速收拾好一套浅绿的运动服、一条白毛巾、两支矿泉水，一并塞进褐色的休闲背包里。李嘉梅看着这个青春阳光的大男孩，心想只有他心血来潮才会在这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约她去打球。这不是很近的距离吗？记得他之前曾开玩笑说：“你的气场实在太大了，我要和你保持安全的距离……”

汽车在倾盆大雨中前行，李嘉梅看着挡风玻璃上幕墙一样的雨水，忍不住问：“庆延，整个江城都在流传你要了卑劣的手段抢来霖盛公司。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原来江湖上有哥的传说，哈哈。”他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。

“你被逼的？有难言的苦衷？”

“你答应我以后天天陪我去打球，就可以考虑告诉你。”他带着一抹玩世不恭的微笑，两只大手牢牢地握着方向盘，臂膀上健硕的肌肉映入眼帘。

“怎么可能！我不用上班挣钱啊？不用逛街啊？天天陪你？美死你！再说了，明天苏鸥和译南要过来，我得陪着。”她轻松惬意地坐在副驾座上，刚刚的害怕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“哦，我养着你，你不就可以不用上班了，可好？”他转过头来，笑着瞥了她一眼。

“不要。陪你那么无聊。”她扑哧笑了，心里想他对自己还蛮好的，就是有些行径不可理喻，让她感觉不踏实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吗？”她又问。

“不能。可以说的时候我会告诉你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看到她嘟起小嘴，他又笑了，“苏鸥就是你表姐？译南又是谁？”

“表姐的儿子喽！”李嘉梅快快不乐地回答，“喽”字尾音拖得老长。

“他们来了要不要请我做司机？”

“请不起。”李嘉梅倔强地一挺胸，语速变得飞快。

“生气啦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可以告诉你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，以后别提这件事了。”他直直地看着前方，刚刚还含笑的嘴角顷刻间僵硬了。

李嘉梅听了，霎时睁大双眼，盯着他片刻，怒从心起。“好你个文庆延！说好了跟你打球，你就跟我说实情的，原来你是个大话精！我是一刻也不要跟你这种石头人待在一起了！喂，停车，停车！我要下车。”她边说边剧烈地晃动他的手臂。

“你悠着点，开车呢！简直就是一疯婆子！有你这么性急的吗？”汽车被迫靠路边停了下来。“早跟你讲过，这是个不能说的事，你就别老揪着不放了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的公主哟！”他急急地解释，脸涨得通红。

李嘉梅也不回话，气汹汹地把车门打开，头也不回地冲进雨里，一阵狂跑回了冷清的家。

紧接着，门外响起了文庆延狂风骤雨般的敲门声和叫喊声。李嘉梅却无动于衷，自顾自冲着热水澡，发誓宁愿让魔鬼一样的雨水浸泡，也再不理睬这个姓文的家伙了。

第二天天放晴了，曙光微露，鸟儿在阳台上、树枝里啁啾不停。李嘉梅早早地起了床，也不去公司上班。洗漱之后，去了趟惠欣超市，买了牛小肋、鸡肉、排骨和一些夏季果疏，还有棒棒糖、鳗鱼丝、薯片之类小孩子爱吃的零食。她将冰箱塞得满满的，招呼即将来到的表姐苏鸥和外甥胡译南。

她有两年多时间没有见过表姐了。表兄弟姐妹里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只有李嘉梅和姐姐李嘉兰与苏鸥年龄相仿，所以李嘉梅小时候，特别上小学那会儿，一到寒暑假就和姐姐往苏鸥家里跑。苏鸥当时也就读小学五六年级，比她大三

岁，与李嘉兰一个年纪。她们最爱去的地方，就是离苏鸥家不远处的镇政府办公楼后面的一座小山丘上。她们搬来砖头垫高脚，翻过镇政府两米来高的围墙。进到里面时，早就有三五个小孩在那聚集。

山丘上野草满布，野树纵生，她们玩捉迷藏游戏，挖屎壳郎，收集蝉蜕，灌水进蟋蟀的巢穴……她们天真烂漫，无拘无束地玩耍，欢快的尖叫声有时还会惹得门卫前来驱赶。

后来她们长大了，有了姑娘家的矜持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乱闯乱跳的，更别说到翻越围墙了。但经过那堵高墙时，李嘉梅还是会情不自禁停下步伐，聆听里面传来的稚嫩孩童的阵阵笑声。

再后来苏鸥就去成都读大学了，她们姐妹见面的次数少了，只能通过写信联系。到苏鸥大四那年，李嘉梅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，相互联系却更少了。

李嘉梅读大一那年的寒假，表姐苏鸥毫无征兆地结婚了，对象是同在鹿家镇的高中同学胡明熹。在鹿家镇，胡明熹家是镇上为数不多的商贾之家，做陶瓷日用品的，家境在当地算得上殷实。只是苏鸥的妈妈——李嘉梅的大姨，好像并不满。据说胡家有三个孩子，表姐的夫君排行第二，从小放在亲戚家里养着，至于为什么要在别人家养着，李嘉梅不太清楚。胡家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，只有几岁大。令大姨最不满意的是胡家的老大，似乎是个好吃懒做的“祖宗”。表姐刚成婚，这“祖宗”夫妻俩就吵着闹着分家。但亲戚们都开解大姨说，苏鸥嫁的人又不是他，更不是小姑子，至于分家，早分家虽然对新夫妻有生活压力，但胡明熹无论人品长相都是极好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姨心里的石头这才慢慢放下来。苏鸥结婚的时候，李嘉梅还去做了伴娘。

七年过去了，表姐家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先在离鹿家镇一百公里外的艾城建了厂房，随后店面升级变成公司，全家也随迁去了艾城。大姨这才笑逐颜开了。

结婚后的苏鸥仍旧很关爱李嘉梅，这种由小到大的关怀和爱护使得嘉梅一想起她就觉着很温馨很踏实，感觉她总能带来宁静和安全。这是李嘉梅跟任何人相处都得不到的感觉，包括她自己的母亲。

这会儿，李嘉梅正穿着宽松的运动装，忙活着午饭，心猿意马地摘地瓜叶子，还不忘不时地朝橱窗外观望进小区的林荫小道，生怕一个疏忽，表姐走进了小区而她没看到。

清早七点，此时苏鸥在艾城的郊外。

清新的空气浸洗，满眼的绿色。每次她站在这块无拘无束的旷野上，就心情畅快。放眼远处的山麓，小鸟矫健的身躯掠过树林，清脆的鸣叫回荡在旷野；近处小溪清澈见底，潺潺地流向远处的山脚；脚跟下的泥土充满芳香，田野上遍地是车前草、蒲公英。晨风轻抚着七月金黄的稻谷，让灌了浆的谷子翩翩起舞。

每天到田野散步是苏鸥的必修课。

晨曦褪去，草上滚圆的露珠了无踪迹的时候，苏鸥也从田间走了回来。

闲庭信步，她不自觉便已经行至的楼下了。如果不是隐隐约约地传来婆婆说话的余音，她都没有意识到已经走到四楼了。还没到楼梯拐角处，老太太铜锣般的声音就清晰地从五楼传来：“林嫂，让你在译南和燕子的面条上加两根香肠，怎么还没加？”

“嗯，在做苏小姐的燕窝，一会儿就加。”林嫂回答。

“什么？谁让你做这个的？”老太太听这话，嗖地从阳台闪到了厨房。

“妈，我让做的。”苏鸥已经进了客厅，正换上拖鞋。“妈，你过来怎么不通知呢，我好让林嫂做多一份。”

“那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！死贵！”老太太扬起浑浊得有点泛黄的白眼球，尖锐的话语从皱巴的嘴角传出来，齐耳的鬓发翻翘着，仿佛也生气了。

“吃了还不照样要上阎王府报到。”她嘟哝着补充一句，趿拉着拖鞋啪嗒啪嗒走到沙发上，一屁股陷进了沙发里，接着跷起了二郎腿。

“今儿一大早就看见靳平进了工厂，一问才知道你们要去江城。我回屋跟燕子说了，燕子说也要跟着你们去。”老太太边说着边嗑起了瓜子。燕子是胡家的小女儿，与老太太住在二楼。

“那燕子呢？”苏鸥走了进来，“林嫂，东西可做好了？”

“做好了。苏小姐。”她恭敬地端来了炖盅，轻轻地放在檀木饭桌上。接着她两手搓搓围裙，又出去回到了对面的厨房。

林嫂三十六岁，扎着短短的马尾巴，圆脸，言语不多。

“刚刚还在被窝里呢，这会儿该出来了。”婆婆回答道。

苏鸥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提了下声线说道：“林嫂，都开饭了吧。”

趁着林嫂张罗早餐的空闲，苏鸥去到胡译南的房间，把正在玩砌汽车积木的儿子叫出来。

清晨的阳光射进偌大的饭厅，照在檀木餐台、茶几上，角落里绿油油的发

财树折射着太阳的光芒，饭桌中间安插的雪白荷花，绽放着泛黄的花蕊，阵阵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她们刚刚起箸，扎着马尾巴的青春少女胡晓燕就急匆匆赶过来了。

早餐过后，在晨风轻拂下，趁着晌午毒辣的阳光还未到来，苏鸥他们从艾城的柏油路出发，一路向北往江城驶去。

两个小时后，一行人的身影就出现在李嘉梅所在的小区里——玉海苑逶迤的人工湖畔。

十点多的阳光穿过茂盛的芒果树叶和挂在枝头硕大的果实，将影子斑驳地投照在行人身上，树上的知了烦躁地喧嚣着。

“小姨！”小男孩一见到李嘉梅就高声喊起来，脱了母亲的手朝她奔来。

就在他们走进小区的刹那间，李嘉梅就看见了她们。她三步并作两步，飞快地下楼等在楼下的门口。

“燕子也来了。哇！一大姑娘了！”李嘉梅揉了揉胡晓燕，赞许道。

小姑娘腼腆地笑了，有些骄傲地回应李嘉梅：“小姨好！”

按辈分，李嘉梅应该称呼胡晓燕为亲家姑奶奶，因为苏鸥结婚的时候她还是是个幼儿园的孩子，长辈们就让她们免去这样的称呼了。

“哇，小南也长得好快噢。你妈给你吃的是膨化剂——吹着长的呀？”李嘉梅边说边伸手摸了摸男孩乌亮的头发，“长得真快，就跟小伙子一般了。走，回家吧，看看小姨给你做的好吃的。”

“呵呵，是长高了。”苏鸥甚是宽慰。

“译南，爸爸没跟你们一起来呀？”李嘉梅拉着孩子的手，边聊边往家里走去。苏鸥和胡晓燕跟在他们身后，听着姨甥俩谈话。

“爸爸出差到日内瓦了。”孩子欢快地说，“哇，小姨，你们这儿的芒果树上的芒果真多。”

“馋了吧？”苏鸥取笑他说，“这馋猫就爱吃这个。”

“晚上我们悄悄去摘了来。”李嘉梅做贼心虚似压低嗓音，像孩子般跟胡译南商讨起晚上的秘密行动计划。

“用个小拖车装回来？！”胡译南惊讶地停下脚步呆望着他小姨，失声惊叫道。苏鸥听了哑然失笑，径自走进屋子，脱了淡黄色的凉鞋，坐下歇息。

胡晓燕也跟着进了屋子，青春洋溢的小姑娘迅速打量全屋后，对客厅沙发旁安置的小书架沉迷起来。

进到屋里后，李嘉梅和苏鸥姐妹俩这才手拉着手互相认真看了又看对方，仿佛刚认识似的。

“哟，越发漂亮了。瞧，水灵灵的，堪比出水芙蓉嘛。”苏鸥称赞道。

“哟，想我夸你呢，嗯——”嘉梅清了清嗓准备大赞特赞她一番。苏鸥立刻笑着打断她：“好了好了，倒杯花茶来喝喝吧，菊花加枸杞子，可有？”

“呵呵，还不让说了。好，不说便不说。菊花枸杞子？当然有啦。燕子也喝一样的吧？”李嘉梅把眼睛转向胡晓燕询问，胡晓燕也不理会，“好的”一声后就从书架里抽出了一本《读者》。

胡译南进屋后，轻车驾熟自个儿小跑步进了书房，不一会儿就听见他的咋呼声：“妈，小姨！快来看，零点还在呢。快来！快来！”

李嘉梅和苏鸥不明就里，飞一般冲进了书房。

苏鸥站在门口，看见胡译南稚气的脸蛋洋溢着惊奇。他激动得急急地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！我的老朋友还在，快瞧。”男孩说着，把一个长相奇丑，既没有眉毛，也没有耳朵的棉线娃娃举到苏鸥眼前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这是我的朋友零点，小时候我把它藏在这儿的，现在还在。晚上它可以跟我聊天了。妈妈你来跟它玩玩。”

“小时候？！”大家都被他逗乐了，哄然一笑。

“我还以为什么玩意儿，大惊小怪的，原来一破布偶。”胡晓燕轻蔑道。她话音未落，咚咚的敲门声响起，李嘉梅于是去开门。

李嘉梅心想应该是修门铃的师傅来了，于是快步出去开门。刚打开朱红色的木门，却意外地看见文庆延和小外甥黄子东站在铁门外，巴巴地往屋里瞧。

“东东，你怎么自个儿回来了？外婆呢？”李嘉梅觉得很意外。

文庆延居然不请自来，要是换了平时，她定然砰然关门，避而不见。她不明白，明明跟他清楚地讲过，如果不跟她讲清楚那件事情的始末，她和他最多只能是生意上的伙伴。文庆延笑呵呵道一定与她保持远距离——昨天晚上，她就没让他进屋。只是今天她不能这么做了，因为屋里有表姐、胡译南、胡晓燕，屋外还有外甥黄子东。

“狗仔队出生的。”她脱口而出，很不情愿地开了门。

“小姨，外婆去菜市场了，她让我和延叔叔先回来。”黄子东是李嘉梅的姐姐李嘉兰的儿子，今年7岁，比胡译南小两个月，长得虎头虎脑。因为刚刚小跑回来，小脸蛋涨得通红，脑门上汗珠累累。刚回完嘉梅的问话，他一溜烟就进了屋子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四处搜寻，嚷嚷道：“译南呢，外婆说他来了的。”

“我在这儿呢！”马上有稚嫩的童音在房间里回应道。

文庆延倚靠在门框上，一米八的个头几乎顶着门框顶了。他将左脚往右脚上一搭，拿着浓眉下两只会说话的眼睛笑咪咪地斜看着嘉梅，坏坏地说：“狗也是最忠心的。”

李嘉梅也斜了他一眼，冷冷问：“进？还是不进？”

他盯着她笑，也不进门，仿佛专门为欣赏她的冷若冰霜而来的。

“若是不进，那请便。”李嘉梅拉着铁门，准备关门送客。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当然要进去的喽。”他哈哈大笑，还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，“脾气火辣的妞——”

他刚迈脚进屋，李嘉梅便哐当一声甩上门，娇叱道：“再这样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就不容你，下逐客令了。”

苏鸥因为黄子东进来了，就从书房里出来到客厅。她刚刚走到茶几旁，就听得有个磁性的男中音道：“这位肯定是苏鸥表姐了，您好！”

文庆延见到苏鸥竟然文质彬彬起来，和刚才苏鸥听到的对话相比起来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继续耍无赖：“表姐您倒是评评理了，有像她这样骄横待客的吗？”

李嘉梅对他龇牙咧嘴后，就把他晾在厅里自言自语，自己却进房间里和孩子们玩耍去了。

苏鸥一语不发地看着这对忙碌的年轻人，只见文庆延搔搔脑后勺，话锋一转道：“之前就听嘉梅时常提起您，还在照片上见过您，如今见了真人，倒比照片上的动人多了。”他似乎丝毫不在意李嘉梅对他的无礼，仍旧礼貌有加地和表姐说话。

李嘉梅火气尤在，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冷落他，她大声嚷道：“姐，他是孬种，甭理他。”

苏鸥和他相视而笑，对李嘉梅的话充耳不闻。文庆延从容地在沙发上坐下。

苏鸥看着他们俩言语随意，且对方穿着卡其色休闲短裤，无论衣着或是言语，都如此随便，便猜测他们即便不是情侣也是关系非同一般的朋友了。

于是，苏鸥反宾为主不冷不热地招呼起他来了。他们从陶瓷聊到高尔夫，再到共同喜欢的游泳，半小时过去了，李嘉梅仍然在书房和孩子们打闹不出来。文庆延只好怅然起身告辞，苏鸥便起身送他。正要开门的这会儿，李嘉梅的母亲却春风满面地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提着满满的一篮子肉菜。

“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老人家急噓噓地说，喘着粗气。屋外七月的太阳开始炙烤着大地，老人的后背大汗淋漓，纯棉的白色开襟衫全湿透了。

“抱歉。阿姨，正好公司有点事，我要回去处理。”年轻人撒谎挺自然。

“哎呀呀，我还以为你会在家里吃饭呢。看看，你爱吃的炖粉条。”

可这话到底留不住人，他还是头不回地走了。

“二姨，我来拎。”苏鸥在姨妈和文庆延说话的时候就接过老人手里的物件，放到厨房里去了。

“老二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死丫头！”李嘉梅的母亲待文庆延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道里，就开始数落刚刚从书房里冒出来的女儿了。

“怎么才出来呢？也不挽留下人家。他事业好，人品又好，长得也好看——比如你姐夫黄谒长，那个癞痢头你姐都不嫌弃，你咋这么挑呢？”说完她系上围裙，从带回的蔬菜里挑出了一袋子排骨。

“那是以前。妈，你怎么老拿他小时候的事说事。人家现在可是个大律师！”嘉梅慢悠悠地剔着指甲片，辩解道，“还有，今天不知道你会回来，我已经炖好猪蹄子了，青菜和小炒素材在姐姐还没来的时候就已经洗好备着了。”

“你甭岔开话题。死丫头，你倒问问小鸥，庆延差吗？你又好哪儿去啦？”她话刚说完，就朝苏鸥挤眉弄眼，示意她接话。

苏鸥当然明白，一边把一些果蔬放到冰箱里，一边按照姨妈的意思笑着附和道：“这人看上去的确不错！”

刚说着，胡译南和黄子东从房间里跑出来。

“妈妈，我和东东想出去外面玩。”

李嘉梅巴不得离开母亲的视线，她从母亲买回来的一堆东西——长白山榛蘑、手拍粉条、东北酸菜、川丁子、毛豆等或有或没有明确标示产地东北的食货里，可以想见母亲有多想留文庆延在家里吃饭了。为了少挨接下来的一顿数

落，她不再搭理母亲和表姐的话，立刻应和胡译南的请求，不等苏鸥开口便带了孩子们往外走去。

“嫂子，我也去。”一直不吭声的胡晓燕这时放下手里的书本，也急急地跟着出去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母亲一再叮嘱胡小燕，嫂子走到哪里她一定得跟着，回头还要盘问她。所以一听说苏鸥要出去，她就迫不及待地也要跟着了。

楼下骄阳似火，幸好有浓郁的树荫，涟涟起风的人工湖水，要不然她们绝对呆不到中午午饭时分。

午饭后，老人和孩子们都去午睡了。李嘉梅和苏鸥收拾着餐台上的一片狼藉。

“碗筷就放在洗菜盆里，阿姨下午过来收拾。”李嘉梅说。

苏鸥于是跟了李嘉梅走出房门，穿过客厅，在小茶几上和嘉梅喝起小茶，吃些水果。

“想起我们小时候真幸福。”苏鸥想起那棉线娃娃，“小南总自个儿玩了这些别人不能理解的东西，像刚才那个棉线娃娃——他却称之为知心！哪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成群的孩子一起玩儿。到山涧田野，抓昆虫，追飞鸟，是多么的惬意！可他却总是一个人，真孤独得让人担心。”

“姐，你又来了。”李嘉梅安慰她，“孩子自有孩子的乐趣，你就甭担心的啦。你不看看小南是个多好的男孩，不吵不闹不捣蛋，又懂事，许多人羡慕都来不及呢。”

“等你也做了母亲了，你就知道我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了。也不知他这眼睛到底怎么样？下午我们看哪个医生？”

“哟哟哟，还抬出母亲的头衔。懒得理你，看你怎么个愁法。”说完李嘉梅拿了个苹果，干脆躺在沙发上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悠悠嚼起来。

“好你个李嘉梅。”苏鸥看她对自己的问话不理不睬，就在她的腰间坐下，伸手往她的肋骨部位挠去。

她手还没碰着，嘉梅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，笑着求饶道，“好姐姐，我说。”

“他叫梅利彬。”说到医生的名字，李嘉梅会心地笑了笑。她顿时想起那个和蔼的老医生打趣说他姓梅，而她的名字里有个梅字，这里头肯定有蹊跷，说不定前世是父女，因投胎时她投错人家了，故而把梅字从最前位置倒置到最后

去了。李嘉梅当然爱听他的杜撰，她是挺喜欢这老医生的，他不但医术了得，人也有趣，而且他还是文庆延的哥哥——文粒的上司。

“哦，梅医生就是你说的你大学时代解救过你的那个医生吗？”苏鸥端坐了问。

“呃，不是哦。解救过我的医生是文粒，庆延的哥哥。”

“哦，刚刚来过的那个男人。”

“是的，就是他哥哥文粒。梅主任是他们医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家，也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夫。到底译南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近视得厉害，主要就是配配眼镜罢了，你就权当到我这儿玩玩。对了，这些天天气热得慌，正好带译南去水上乐园。”李嘉梅安慰着苏鸥说。

李嘉梅看苏鸥还歪头在想，就说：“很久没跟你在一块游泳了，咱们先游他半个月，译南玩他的，我们也趁机锻炼锻炼，好不？”

“也好吧，不过最多只能待一个星期。这段时间明熹去了东欧，土耳其和日内瓦有批货被投诉盘子上的金边上得不均匀。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糟糕，怕是马上就要回去处理。噢，你白天还是上班去吧，我和译南自己搞定。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点破生意。偶尔走开是可以的，也不看看我陪的谁！”

说完李嘉梅笑嘻嘻地看着苏鸥。苏鸥笑着嗔怪道：“是，大老板，果然不一样，多金又有时间。不过，事业还是马虎不得的。”她心里一直佩服这个表妹的，居然放弃路桥公司这铁饭碗，转而创业了，更厉害的是一炮而红，才半年功夫，公司已经经营得有模有样了。像她这样一个相貌出众，又有学历的单身女子，能这样经得住折腾，真是难得。想到创业是要有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，要吃多少不为人知的苦头。苏鸥心底竟隐隐作痛，便怜爱道：“正好和姨妈说说，帮你调理一下身子。”

“还行吧，才二十五岁，就调理身子了？想把我补成小胖猪啊！哈哈。”

“是，补成胖猪让你好生养。”苏鸥也哈哈大笑。

“好你个恶心的苏鸥，我还没出嫁呢，什么生养不生养的。”说完，脑海里掠过文庆延的身影，脸上微露羞涩。

尔后姐妹俩你一句我一句开些玩笑，聊些陈年往事，稍后各自回屋午休。

医院邂逅

第二章

午后盛夏的阳光像毒针一样刺人，屋外仿佛熊熊燃烧的大烤炉。

“燕子，外面太阳毒辣得很，你就别去了，在屋里做作业。我带小南去看医生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苏鸥对着胡晓燕说。

“二嫂，我也要去看。”小姑娘嘟着嘴，马尾巴甩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表示无论如何也要跟着。

她们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，准时出现在梅主任的诊室外。

和其他房门紧闭的诊室不同，梅主任诊室的门大开着，阵阵的南风挟着炙热的太阳气味吹面而来。她们刚要进去，就有护士过来说梅主任刚走开，请稍等一会儿。

她们只好在候诊区的长椅上坐下，无聊地看偶尔从长廊两头穿梭而过的稀落行人。十分钟过去了，还不见医生踪影。胡译南玩了自带的悠悠球，又探头在每个诊室观望过后，就腻烦了，扯着母亲说烦闷极了。

李嘉梅说临近医院的地方有个小花园。那儿大树成荫，有荷花、锦鲤、假山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鲜花，说不定假山下面压着有蝥蛄……胡译南一听到有蝥蛄，没等她把话说完，就嚷嚷着要去看看了。

其实李嘉梅也觉着闷，正好带了译南出去：“姐，我们一起去呢？”

“热！我不想去暴晒，你和小南去吧。呃，燕子也去吧，医生来了我打电话给你们。”说话间，李嘉梅带着蹦蹦跳跳的胡译南走了。

胡晓燕却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仍旧看她的《读者》。她母亲说了如果她跟嫂子苏鸥出去，就一定要紧跟着她，不看紧嫂子她就会做别人的嫂子。胡晓燕很喜欢嫂子苏鸥，她那么温柔，那么美丽，怎么舍得苏鸥离去。她母亲告诉她，哥哥经常不在家里，她有责任帮哥哥看守着苏鸥。